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中外传奇丛书

霹雳联珠 上



10475
1026
1:1

霹雳联珠

东方英 著

上

043815



女子学院 0050681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成都

7.247.5
1026
3-2

霹雳联珠

东方英 著

下

043820



女子学院 0050690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成都

责任编辑 马铁水

霹雳联珠

东方英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书 名 霹雳联珠

作 者 东方英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卫干学院印刷厂印刷

1988年2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8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8

印数 1—100,000册 字数 605千

ISBN 7-5411-0311-X/I·292

定价：8.40元（上、下·腹膜本）

内 容 提 要

狂风怒吼，暴雨倾盆。红柳庄奇人相会，白少侠义薄云天，引出了江湖上怪事一段：远尘山庄庄主乾坤大侠全家遇害，竟时逾三载鲜为人知。为了了结悬案，剪除逆贼，白少侠一诺千金，苦学神功；众英雄侠肝虎胆，伸张正义。既有武林双逸、节杖先生的高风亮节，恩助传人，又有“三星追月”、“四海游神”的放荡不羁，各有所图。霎时间铁臂苍龙、七巧玉女、武林四绝、雪山四怪、彩凤瑶凰、血手恶煞等等数十位各具奇功异能的男女侠士先后登场。有的遇文王讲礼义，有的逢桀纣动干戈；有的不惜冰清玉洁女儿身，深入地狱自入瓮；有的不顾雍容华贵夫人体，犹盼春闺梦里人。鹰愁涧暗藏邪魔窟，五凤帮明聚俏千金；阴阳剑大战断魂拐，天罡指力克阎王贴。只说无头疑案即将真象大白，谁知武林浩劫已经迫于眉睫。好一双情深意切的爱侣合而即分，几十年道义之交的朋友连连发难；高手任人摆布，奇人性命攸关。谁是元凶？谁做旗主？各个帮会门派作为怎样？众多铁血男儿结局如何？一时扑朔迷离，真假莫辨，险象环生，悬念迭起。令人一开此卷，便会牵肠挂肚，不忍释手，直到末页翻完，方知多行不义必自毙……

本社出版

中外传奇丛书

已出下列各种

红楼外传（上下册） 萧 赛著

古宝迷踪 (美)罗伯特·费 希著 俞 浩译

苏东坡出山 曹正文著

成都巷战 袁 磊等著

东京教父 (美)李 奥·薛拉德著 刘会渠译

第一死罪 (美)劳伦斯·山德士著 余国芳译

三夺芙蓉剑 曹正文著

黑 蟑 螂 小 民 小 凡著

霹雳联珠（上下册） 东方英 著

目 录

第一章	风雨会奇人	(1)
第二章	有信不轻言	(19)
第三章	谁识余心苦	(36)
第四章	武林逸双钦	(55)
第五章	莫测高深	(73)
第六章	爱极生恨	(91)
第七章	如愿投师	(109)
第八章	锋芒初露	(127)
第九章	此事离奇	(146)
第十章	足见故情	(161)
第十一章	恨为英雄	(182)
第十二章	冲天义气	(198)
第十三章	凶威逼人	(219)
第十四章	将计就计	(235)
第十五章	隐霞恩怨	(253)
第十六章	色迷心窍	(271)
第十七章	贼势侠胆寒	(289)
第十八章	人心太险恶	(307)
第十九章	黄山疑云	(325)
第二十章	为仁为义	(343)
第二十一章	水底天地	(362)

第二十二章	义共危舟	(381)
第二十三章	一飞冲天	(399)
第二十四章	巨邪末路	(417)
第二十五章	此妹难测	(435)
第二十六章	玉女蒙尘	(455)
第二十七章	突来救星	(473)
第二十八章	回春圣手	(492)
第二十九章	爱深恨切	(511)
第三十章	犹自作态	(529)
第三十一章	秘谷奇人	(548)
第三十二章	因势成事	(568)
第三十三章	请君入瓮	(586)
第三十四章	魔窟百态	(606)
第三十五章	沼泽藏龙	(624)
第三十六章	少枭锻羽	(643)
第三十七章	玉环惊心	(662)
第三十八章	又是毒计	(681)
第三十九章	魔煞阴气	(700)
第四十章	真假莫辨	(719)
第四十一章	纯情华天	(737)
第四十二章	太白神翁	(756)
第四十三章	义利权衡	(774)
第四十四章	初挫敌锋	(793)
第四十五章	卷土重来	(811)
第四十六章	虎父虎子	(831)
第四十七章	金义为难	(849)
第四十八章	追讨血债	(867)

第一章 风雨会奇人

怒吼的狂风，挟着倾盆大雨，扫过一片漆黑的原野。

一道接着一道的闪电，划破了黑暗的幔幕。

这时，正有两条身形快似闪电的人影，在狂风暴雨包围之中，绞作一团，进行着舍死忘生的恶斗。

突然，那两条人影一顿，停止了腾挪。

只见一人的长剑已抵在另一人的心口之上，敢情他们已是分出了胜负。

只要胜利者长剑一送，那另一个人的生命就将随着这阵暴风雨而去。

胜利者黑巾蒙面，看不出年岁大小。那失败者却只有二十岁左右，长得五官端正，英气勃勃。好一条年轻的汉子！

蒙面人手中长剑轻轻地向前一送，那年轻汉子不但未缩畏后退，反而一挺胸，迎了上去。

“嗤！”长剑向下一划，胸口露出了坟起的胸肌，衣服被划开了，却未伤着他丝毫。

蒙面人一抖腕，剑势又恢复了原状。

那年轻人双目陡然一厉，冷笑一声道：“朋友，在下学艺不精，败在你手中，一死而已，你若妄想恃技凌人，对在下刻意侮慢，那就莫怪在下要口出恶言了。”

蒙面人忽然哈哈一笑，手中长剑一缩，倒转入鞘，双手一抱拳道：“朋友，今天对不起，捡起你的剑，请吧！”

那年轻人一怔，道：“你就这样放了我？”

蒙面人道：“我为什么一定要杀死你？”

那年轻人道：“你不杀我，我可和你没完没了，除非你把‘紫苏丹’还给我带回去复命。”

蒙面人暴喝一声道：“朋友，你自己要找死，那就怨不得我剑下无情了。”

“嗖！”手中寒光一闪，长剑又脱鞘而出，向那少年人心口刺去。

少年人竟不避不让，双目一闭，甘愿就死。

“啪！”蒙面人手中剑势一侧，用剑身打了那少年人一记耳光，骂道：“混蛋！我问你，你这样死了，算是为的什么？”

那少年冷冷地言道：“为了忠于我的职守！”

蒙面人忽然长叹了一声，又把长剑插回鞘内，双脚一顿，身形疾射而起，向狂风暴雨之中奔去。

那少年人俯身拾起自己的长剑，疾追下去，而且口中还大叫道：“你不还给我‘紫苏丹’，你便莫想脱得了身。”

两人一前一后，追了个首尾相接。

别看那年轻人败在那蒙面人手中，一身轻功却是相当不弱，追得那蒙面人竟有些喘不过气来。

一趟急奔，十几里地已经下去了。

猛地，只见前面奔行的那蒙面人脚下步伐忽然乱了起来，接着又见他身子向前一倾，栽了下去。

后面那少年，一个箭步抢上前去，扶住那蒙面人身子，道：“朋友，你怎样啦？”

他似乎忘记了自己追逐的目的，竟把对方当做朋友看

了。

他话声出口，一低头忽然轻轻“咦！”了一声，探手抱起那蒙面人的身子，向一座山岩之下奔去，找了一处可避风雨的岩洞，放下那蒙面人，提聚真气，在那蒙面人身上推拿起来。

敢情，那蒙面人奔行之际，内伤突发，吐了一口鲜血之后，人也昏死过去了。

蒙面人经他一阵推拿，不久便清醒过来。

只听他长长吁了一口气，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望着那少年人微微一笑，道：“你为什么还要救我？”

那少年人怔了一怔，道：“难道我不该救你？”

蒙面人摇摇头道：“我是没有救了……”伸手从怀中摸出一只玉瓶，交给那少年人，道：“朋友，这是你们庄主的‘紫苏丹’，拿回去吧！”

少年接过“紫苏丹”，低头沉思了半天，忽然一扬头道：“你是不是原来就身带重伤？”

蒙面人点了点头，道：“是的！”

那少年人打开瓶塞，倒出仅有的一粒“紫苏丹”，向那蒙面人嘴中送去，一面道：“你为什么不早把这‘紫苏丹’服了？……”

蒙面人伸手挡住那少年人送来的“紫苏丹”，摇头道：“不必糟蹋这圣药了，你还是留着带回去了命吧。”

那少年人愕了一愕，道：“你这人真奇怪，千辛万苦得到了我们庄主这颗‘紫苏丹’，为什么现在又不要了？”

蒙面人望着那少年人抿嘴一笑道：“你说我怪，你自己难道就不怪？你刚才还死缠不休，非要索回这‘紫苏丹’不

可，现在你难道就可以不忠于职守了？”

那少年真没想到蒙面人词锋如此犀利，愣了一愣，哈哈笑道：“你怎能说我是放弃了我的职守……”话声顿了一顿，接着道：“你知不知道，送给你与被你巧取豪夺而去，其间有着天壤之别。”

蒙面人单掌一撑，挺起上身，激动地道：“你真打算把这‘紫苏丹’送给我？”说着，“哗”地吐出一大口鲜血。身子一软，又躺回地上。

那少年人剑眉一皱，叹了一口气，俯身准备去替蒙面人擦拭嘴角上的血迹，因那人带着面巾，第一步当然得揭去面巾。当他伸手去揭蒙面人的面巾时，那蒙面人蓦地一翻五指，扣住他腕脉，怒喝一声道：“你要干什么？咳！咳！咳！”又吐出了一口鲜血。

那少年人腕脉虽被蒙面人扣住，由于蒙面人伤势极重，发不出内力，对他谈不上什么威胁。他甚至也不作挣脱的打算，镇定地一笑道：“朋友，不要误会，我只不过想替你揩去嘴边的血污而已。你看！唉！你又吐了，真是何苦来！”

蒙面人讪讪地一笑道：“对不起，那是我误会了！……”顿了一顿，又接着解释道：“我有说不出的苦衷，不愿被人见到我的真面目。”同时也松开了扣在那少年人腕脉的五指。

那少年人原来把手中的“紫苏丹”装回瓶内，这时又向蒙面人口内塞去，一面道：“我真的把这‘紫苏丹’送给你了，你就服了吧！”

哪知，蒙面人还是把脸一侧，道：“多谢你，但我这时不要服用。”

那少年人又皱了一皱眉头道：“你这人到底怎么了呢？

一点都不爽快。”

蒙面人喘了一口气道：“朋友，你把‘紫苏丹’送给我，我还没请教你贵姓呢。”

那少年人苦笑一声道：“在下姓白，草字怀民。朋友，我看你还是先服了‘紫苏丹’，再作长谈吧！”

蒙面人似有他的打算，摇摇头道：“我们现在不谈‘紫苏丹’的事情好不好？”

白怀民道：“‘紫苏丹’虽是疗伤圣药，但到底不是仙丹，你真气一散之后，只怕也无法使你死而复生了。”

蒙面人道：“这个我知道……”

白怀民截口道：“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先服了‘紫苏丹’稳住伤势，有话慢慢再谈？”

蒙面人望着白怀民感激地一笑道：“我也姓白，我叫白英奇。你多大年纪了？”

白怀民见白英奇不接话头顾左右而言他，似是有意轻生，不免微微一叹道：“我今年二十一岁了。”

白英奇道：“我今年也二十一岁。要是有你这样一位兄弟，那就好了。”

白怀民只笑了一笑，没有搭腔。

白英奇又从头到脚打量了白怀民一番道：“怀民兄，你家中还有些什么人？”

白怀民只好捺住性子又道：“小弟堂上父母并茂，我下面还有一位弟弟，现在才不过十一二岁。”

白英奇道：“他们都在红柳庄做事？”

白怀民摇摇头道：“不。”

白英奇道：“那你为什么不和父母在一起？”

白怀民脸上微微一红道：“小弟家中环境不太好，我从小就跟在庄主身边做事，承庄主看得起，所以才有今天这点前途。”

白英奇一笑道：“什么前途呀？”

谁都听得出来，他这一笑，多少有一点嘲笑的意味。

白怀民剑眉一挑道：“英奇兄，你可是看不起红柳庄在江湖上的地位？”微微有些恼怒了。

白英奇笑着又把话题一转道：“怀民兄，‘紫苏丹’送给小弟之后，你如何向贵庄主交代？”

白怀民道：“这是小弟自己的事，不劳英奇兄你烦心。”

白英奇道：“‘紫苏丹’是贵庄镇庄至宝……”

白怀民接口道：“而且，还只剩下这一颗了。”

白英奇一笑道：“你知道就好，你随随便便把它送了人，只怕你将从此由红转黑了。”

白怀民双眉皱了一皱道：“这些我都已想过了，只要这件事情做得对，我想敝庄主总有谅解的一天。”

白英奇道：“你认为这件事做得对？”

白怀民肯定地道：“灵丹妙药旨在济世救人，敝庄主保存这颗‘紫苏丹’不要说没有机会用上，即使万一需要的时候也还有别的灵丹可以代替，不像兄台，似是非用此‘紫苏丹’不可。”

白英奇微讶道：“你怎知我非用‘紫苏丹’不可？”

白怀民道：“这还用问？你别的丹药都不屑一顾，单只盗取这‘紫苏丹’，岂不是很明显么？”

白英奇忽然长叹一声道：“唉，只可惜我们现在才认识。”

白怀民道：“现在并不迟呀！”

白英奇点点头道：“不迟！不迟！”接着双目陡然一睁，注视着白怀民道：“怀民兄，小弟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不知你愿不愿答应？”

白怀民微微一犹豫道：“什么事？”

白英奇道：“请你替我把这颗‘紫苏丹’送到一个地方去……”

白怀民一怔道：“你……自己不服用这‘紫苏丹’？”

白英奇摇摇头道：“我的伤还用不着服用这‘紫苏丹’，另外有一个人更需要它。怀民兄，你能不能替小弟送去？”目光中充满了无尽的冀求与企望。

白怀民助人之心油然而生，不假思索地点头道：“好，小弟答应你。”

白英奇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道：“怀民兄，请你帮小弟把衣服脱下来。”

白怀民一愣道：“你为什么要脱衣服？”

白英奇道：“你得穿小弟这身衣服，才见得到我要你去见的人。”

两人互换了衣服，白英奇忽然把蒙面巾也揭了下来道：“你把这蒙面巾洗干净后，也戴上吧！”

白怀民接过蒙面巾，双眼一直，人也愣住了。

敢情，这白英奇长得一表人材，俊逸非凡，把白怀民的眼睛都看直了。

白英奇微微一笑，道：“怀民兄，你见了小弟真面目，请不要向任何人道及。”

白怀民爽口地答应道：“小弟遵命！”

接着，白英奇又交给白怀民一个小小的布包，同时，两人把佩剑也换了，白英奇这才告诉他将“紫苏丹”送往何处，送给何人。

白怀民一切打点停当之后，这时外面的狂风暴雨已经过去了，云层里偷偷跑出来几颗星星，点缀着沉寂的天空。

白英奇向白怀民抱拳一礼道：“怀民兄，一切重托你了。”

白怀民与白英奇，原说不上丝毫交情，但这时候，白怀民心中突然涌起一种关切的感情，望了白英奇一眼道：“英奇兄，你也要好好自己保重哪！”

白英奇凄然一笑道：“你放心，小弟还死不了……啊！小弟忘了一件大事了。”

白怀民道：“你还有什么事？”

白英奇道：“小弟那朋友极是古怪，要不给你一件信物，只怕她还不会相信你。”

说着，伸手向身旁岩石上抓去。他手指一触岩石，只见他脸色忽然变了一变，长叹一声道：“怀民兄，请你替小弟弄一块石片下来。”

白怀民知道他这时内功难聚，发不出真力，以他的功力，这时竟连一块岩片也抓不下来了。白怀民不愿使他触景伤情，于是也不用指力，只用宝剑替他削下一块山石。

白英奇用剑尖在那块石片上划了一些文不成文，画不成画的记号，然后将那石片交给白怀民，笑道：“好了，请你把这块石片一并带去，关于小弟的景况也无需麻烦你多费唇舌告诉她了。”

白怀民别过白英奇，照着他的话，日夜兼程，十天之

后，进入了雪风山，在一处人迹罕至之处，找到了一座洞府。

一路上，白怀民不但没有遭到任何阻拦，而且，也没有遇到一个人。到了这个洞府之外，他才哑然失笑，明白了白英奇的用心。

原来，他是故作神秘，有心冤他的。

因为，那个洞府小得站在外面便可一目了然，只有一个神情落寞的老太婆孤独地躺在一些枯草上。

看她那样子，简直和叫化子差不多。

白怀民犹豫了一下，扬声叫道：“老太太，请问你可是姓蓝？”

洞中那老太婆，充耳不闻，理也不理他。

白怀民苦笑一声，贯注三分真力，又说了一遍。

依然不见那老太婆答理。这时，白怀民心中一动，暗忖道：“她莫非已经死了？”

念动间，身形一闪便到了那老太婆身前，正要俯身去察看那老太婆，忽觉腰中一麻，被制住了穴道。

随见那老太婆翻身而起，震声道：“老婆子倒要看看你的心肝是什么颜色！”

喝声中，已是一掌向白怀民脸上扫来……

白怀民急得大叫道：“老太太，不要误会，在下是替你送‘紫苏丹’来的……”

话声未了，啪的一声，他脸上已挨了一下重的，这一掌只打得他向洞外倒飞了出去。

那太婆掌力发出，触觉到来人那蒙面巾的特殊，只听她失声惊叫一声，道：“公子，原来是你，为什么冒冒失失……”